

諸子研究之二

標點
註解

揚子濃言

支偉成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九日出版

本書（實售大洋二角）
（外埠寄費二分）

揚子法言

版權所有

編輯者 支偉成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五號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
各省各大書局

揚子法言之研究

目次

揚子法言要義 人性善惡混……修身用五常……處世貴知幾……論道

守中和

揚雄傳

揚子法言略考

加標點
附註釋 揚子法言

法言序

學行卷第一

吾子卷第二

修身卷第三

問道卷第四

問神卷第五

問明卷第六

寡見卷第七

五百卷第八

先知卷第九

重黎卷第十

淵騫卷第十一

君子卷第十二

孝至卷第十三

揚子法言要義

支偉成述

今世學術之大別，厥分哲學科學兩端。哲學爲全備之學。Philosophy is completely-unified knowledge. 科學爲偏備之學。Science is partially-unified knowledge. 揚子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儒」卽哲學也，「伎」卽科學也。揚子重儒，其生平覃精之作，莫過太玄法言二書，皆深造有得之哲學也。凡關倫理政治之哲學，大抵見於法言。法言之作，頗仿論語，諸儒或譏其僭越，揚子則以爲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是非頗謬於經。時人有問揚子者，常用法應之，撰爲十三卷，號曰法言。茲略述其要義：

人性善惡混。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二說相持，各具成理。揚子則折衷二子之說，以人之性爲善惡混。其言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蓋以性之善惡，視其所修以爲斷。故又曰：『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此謂人必修於視聽言貌思之五端，乃爲習於善，則性善；是爲「學則正」。若不修於視聽言貌思之五端，乃爲習於惡，則性惡；是爲「否則邪」。誠以性猶湍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喻夫性之可以善，可以惡；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揚子「善惡混」之說，乃發端於告子。

修身用五常。揚子以人生之要務，惟修身爲本；修身以五常爲用。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其言五常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李軌註謂「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故揚子又曰：「處宅，由路，正服，明

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誠以修身之道，不外此五常之用也。

處世貴知幾。揚子論處世之道，頗守「明哲保身」之訓；以不競不求爲主，甚似老子謙退隱忍之旨。其言曰：「治則見，亂則隱……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蓋以處世能知幾，則進退皆得其所矣。

論道守中和。精一執中之訓，傳自堯舜禹湯，孔子子思，益闡其義。揚子亦以中爲至善之道，而以過不及爲不至也。其言曰：「芒芒天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又曰：「立政鼓衆，動化天地，莫尙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是可知揚子之律己治人，皆主中和之道，亦儒家之懿訓也。

揚子承周秦諸子極盛而衰之後，挾張儒術，多所闡發。其法言之爲書，用問答

體，反覆辯詰，申明至理；大抵偏重於「人生哲學」。論事論人，要歸於中和之道，頗有與老子學說相合者焉。至以孝爲至行，乃儒家之倫理觀念。祭如宗教，乃儒家之心理作用。揚子所述，亦具精義。又其時值王莽謀篡，政治紊亂，揚子對於時政，亦多含諷刺之言，灼見治體。

揚雄傳

揚雄事蹟，具詳於漢書揚雄傳。茲悉據以輯錄，並參旁證，用資稽考。至其文章辭賦，多載於文選，不贅錄焉。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生當西漢成帝、哀帝之時。（約在民國紀元前一九二〇年，西歷紀元前一〇年之間。或爲揚字，古从才，不从木；然楊修答臨淄侯牋，『謂修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則是从木也。）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雄以成帝時游京師，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

雄既善辭賦，已而小之，以爲壯夫不爲也。於是作大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

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桓譚論其書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

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揚子法言略考

揚子法言十三卷，揚雄所撰。侯芭宋衷之注已亡，存者莫先於晉李軌注本。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及司馬光集註。又有音義一卷，不顯撰者姓氏。李軌之學，右道左儒，每違揚子本旨；其句讀，不能無失。今之通行本，多未加圈點。何義門顧千里所校甚精詳。俞樾諸子平議有論揚子法言一二兩篇，頗多發明，可供參考。

加標點
附註釋
揚子法言

支偉成編

法言序

揚雄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此序，諸本皆附於篇末，今移於卷首。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倥侗，無知也。顛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闇塞之謂。訓諸理，訓導。譎

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其後虛誕益章。乖離諸子圖微，乖於七十子所謀，微妙之言。譎吾子。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意當作億，言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舉動不能皆善。本諸身，自求之義。譎修身。

芒芒天道，昔在聖考，聖人能成大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罔，評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譎問

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譎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常行遜順，以備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言，至言也。贊于神明，幽弘橫廣，光宅天下之意。絕于邇言，理過近，世人之言也。譔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譔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志業不同。一概聖人，一以聖人之道繫乎之。譔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

騫。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自作。」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其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

則，開，通也。則，法也。譔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尊親考，安神靈。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

學行卷第一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

學而能行，為最上，以言其次，教人又其次，此三者教之大倫，三者

皆無，民斯為下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好學不羨久生，朝

聞道，多死可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

言天道在仲尼。

仲尼駕說者也，

駕說，傳說也。

不在茲乎！如將復駕其所

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金實其口，木實其舌，傳言如此，則仲尼常在。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

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

礪，磨也。磨，磨也。

有玉者，錯諸，

礪，就石攻也。

不礪不錯，焉攸用。

攸，所也。何所用。

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否，不也。輟，止也。各盡其性分。

螟蟪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

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

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犁逢蒙分也，焚其弓，良捨其策，

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

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

人所不能踰也。』聖人之道，如天之高大不可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

『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踰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

也。桐，桐也；未成器之人也。制命於師，故重言之，示明慎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

異意焉。買者欲賤，賣者欲貴，意不同也。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平者，周禮司市之職，平價也。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

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

操道，義爲根本，業實無虧進。體。學如枝條，德實日新。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棗者也。斧藻，猶刻栴丹楨之飾。棗，櫟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

異乎。人由禮義開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

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聖人作禮以教人，乃使人自知別於禽獸。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

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騶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

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嘗晞尹

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尹吉甫，周宣王之臣。吉甫作周頌，正考甫之作商頌。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墓不

欲晞則已，如欲晞，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

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

道乎？爲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

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也。

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鷓斯，擊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

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朋而不心，面朋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

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言如何以其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也。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

以其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

以其回也。邪也。顏以其貞也。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

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乃爲樂焉。或曰：

「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

「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也。述也。無心，顏淵。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或曰：「立道，仲

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淵習孔子，無止之者。

吾子卷第二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

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巳，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

「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詞賦雖巧，惑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

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使人多禮乎？」狴犴使人多禮，詞賦使人放蕩惑亂。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無益於止。「淫則奈何？」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布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

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問于白黑紅紫，俱矣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

或問，

「交校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十二律十二月律呂也，或雅正也，或鄭邪也，何也？」曰，「中正則雅，

多哇則鄭。」多哇，多哇，繁感。

「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也。」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瀝

法度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

磷；今屈原放逐，感激變髮；雖有文采，丹青之論解。

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

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顯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顯頌者虛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參毗之

施之面，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風。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棋，完梃革革爲鞠，球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泰而知衆山之崱卑，也施長也，也况介丘乎？浮滄海

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

末矣。也末無聚常珍而嗜異味者，惡覩其知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

識道也。山徑之踰，不可勝遊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由惡入，曰，「孔氏

孔氏，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不戶，不入其門也。言但入孔子之門，不入諸子之門也。

入諸子之門也。

或欲學蒼頡史籀，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

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

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也。」

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

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次虎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狸貉。狸變則豹，豹變則虎。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肆市，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

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無所擇；一於正也。聽也無淫，非正不聽，無所淫。擇則亂，淫則辟。邪述正道而稍邪

侈，侈同修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習實。

孔子之道，其較也，且易也。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

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

得而正諸？」以姦欺姦，以詐欺詐，誰正其失。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

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紵，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不可入宗廟。絮，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經聖典。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

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

帡幪，蓋覆。

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

郛郭，限內，外禦姦宄。

聖人崇仁義，正愆途。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

一也。」

修身卷第三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定也，如射者之手有定力，目有定注，心有定神也。而後發，發必中矣。

人之心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氣，習染也。習染，固有善惡之別。所

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若御馬。滌正道則迅利。適邪途則驚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且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

不勤，知命則不憂。」

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

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

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

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兼之於書。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忤逆也。

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二子才德俱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所引係孟子佚文。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佃圃田者莠喬喬，圃田，大田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故莠多也。思遠人者心切切。』切切，憂勞也。耕而不獲，思而

不至，喻學之難成也。

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蒙。」

不見日月而盲蒙，以喻

不學爲闇人。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

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莩以喻重濁之氣。糟者，酒之滓；莩者，米之皮。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者日以沈，斯盲矣。

行而已矣！

墟，土也。盲人以杖擊地而索塗。白日猶冥行。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

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

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可觀望也。

「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幸，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

淫。」

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

言飲啄得時，無所拂其意。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

臞，瘠也。顏回單食瓢飲，食少身瘠。

曰：

「明明在上，賢明在上位。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愚闇在上位，賢明不過時。簞瓢摔茹，摔，手持也。茹，食也。

。以手取食不用箸。亦山雌也。此言窮達各安時命。何其臞也？未嘗臞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烏獲力舉千鈞以為輕。簞瓢之樂，

顏氏德也。

或問犁牛之鞢，犁牛，雜文之牛。鞢，去毛之皮。與玄駢之鞢，玄，黑色。駢，赤色。其色純。有以異乎？曰：「同。」然則

何以不犁也？何以不用犁牛致祭，而以玄駢致祭。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犁雜，玄駢純，故

不用犁。如刳羊刺豕，殺也。燕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於仲尼。曰：「

魯未能好問仲尼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

引之，倚門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與上也，諸子下也。不務聖與而從諸子，譬之不制上衣而為下

要，是可情也。

聖人耳不順乎非，

惟正

口不肆乎善。

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

賢者耳擇口擇，

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衆人無

擇焉。

細情任意。

或問衆人曰，

「貴富生。」

苟貪富貴不義而生。

賢者曰，

「義。」

行義以達其道。

聖人曰，

「神。」

也。

神德行也。

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

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

家人自以爲法。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

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

所謂情。

由於禮義，入自人門；

由於獨智，入自聖

門。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

安也。

曰：「其爲中也弘深，

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

其爲外也肅括，

外者，

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

則可以禔身矣。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傲之有？元傲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也。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達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問道卷第四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

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塗行車，川行航，混混往來，交通。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

道而由諸？』川塗皆有曲也，此亦因形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

諸。』以喻經學，通於聖道。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曰：『道德，仁，義，禮，譬諸身

乎。』言如一身之五官百骸，不可缺一也。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

出於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渾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

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自奉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

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天生萬物，衆形備具，一如彫刻者然。

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取其可以止奔競貪冒之人，及喜功好大馮事更張之舉。及搃提仁義，搃擲也。提棄也。絕滅禮學，

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焉，安也。開，發也。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苓。苓如車苓。此言惟聖人乃可以開明其佗，則如

車苓，然所見者小矣。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闔然不見牆之裏。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

明，宿之而彌壯。』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太上，太古也。太古無治法，老子清淨無爲之旨。曰：『鴻荒之世，聖

人惡之；是以法始於伏羲，

伏羲作八卦，以序上下。

而成乎堯。

堯命官分治，於法大備。

匪伏匪堯，禮義悄悄。

也。

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正之以中國。』

正也。

或曰：『孰為中國？』

正也。北辰

，為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為居中國。

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

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

過此而往者，人也哉？

無人理，故不謂之人。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

礙也。諸以禮

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君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

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

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理樂也。春秋命德討罪，所以為天子之事

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贅，智者以不用為用，以不益為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

，是不贅也。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駘駘，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闐闐，時，聖人之言傳無窮。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先王之世事相反，而其道一也。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舜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視天下民

之死，無爲乎？」見得人能如舜，則可無爲，人不能如舜，則不可無爲。所謂可則因，否則革也。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無禮樂，使民無所見聞。曰：「天之

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使不妄。如視不禮，聽不樂，雖

有民，惡得而塗諸？」不務禮樂而尚欺詐，民將不受其欺。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嘆無禮也。嬰犢母懷不

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後盛其美善。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是必引兩階于羽爲證，可知警說也。曰：「不戰而

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血沾項，漸漬襟，堯舜亦如是之殘殺乎。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謂先示人以玉，交易時暗易以石，今俗名掉包。或問狙詐與亡也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

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

其亡？言如之何其無之。曰：「威震諸侯，須猶言待也於狙詐可也。言僅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

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征，不有「司馬法」乎？」

何必狙詐乎？」司馬法周公所作。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之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若牛羊用

人則狐狸螻蛄不膾臠也與！

膾，八月且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臠，臠也。以申韓之法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藉，狐狸螻蛄得暨其肉，如人遇膾臠，有酒食醉飽

之樂

或曰，「刀不利，筆不鈔，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秃，提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

「人砥則秦尙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雖復尙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

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

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有不乖少聖人之術，

漸染其心於篇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費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

自持。」有凝跼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覲也。

問神卷第五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心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天地，神明而不測

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

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耳。其洽神在所

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即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耀四方。人以潛心，鈞深致遠，探賸索隱。天精天粹，萬物

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察同異，披揚精義。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守之則親聽言動，莫不由禮，故存。捨放之則五官百骸，俱不自檢，故亡。能常操而存

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極深研幾，探賸索隱。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

害和同天地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然歸一。

龍蟠於泥，蚺其肆矣。蚺哉！蚺哉！烏覩龍之志也？龍失水，困於泥，喻君子失位，盤於羸小。或曰：『龍必

欲飛大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錄出處。食其不妄，形其

不可得而制也與？」欲貪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姜里？」曰：「龍以不

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當作午，忤犯也。言聖人素位而行，不忤犯也。

或曰：「經可損益乎？」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

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因時而造者，損益可知

也。」或曰：「易，損其一也，假設損其一，卦一爻。雖蠢知闕焉，易如有闕文，雖愚者亦知未全。至書之不備過半

矣，而習者不知，書本篇今存五十九。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言易之爲數。可數上者

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亡則雖聖人亦不得。昔之序書者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

焉。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大深。商書灑灑爾，爽。周書噩噩爾，直實。下周者，其書

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據五經之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

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

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豈豈也？豈與闇同，爭辯是非。曰：「瞽曠能默，

瞽曠，晉平公時樂師，默，謂能心識其音節。

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

狄牙，即齊桓公時之易牙也，喊，威也，和味也。

狄牙不能

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

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必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

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

讀一言，即得一言之解。觀一書，即得一書之體。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

之，灑灑其莫之禦也！」

面相之，之，是也。

辭相適，按

也。

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者，嚙嚙者，噴噴也。莫如言，彌綸

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嘒嘒。

嘒嘒當作昏昏，言古人既遠，如昏夜不相見。

傳千里之恣恣者，

恣恣，異詞，易於

混亂

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心畫，謂其說象其心，所向顯而易見也。

聲畫形，

形，發

現也。君子小人見

矣。聲畫者，君子小人所以動情乎。

舉之於口，筆之於書，皆其本心之發見。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曰：「仲尼聖者，與何其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

范睢蔡澤二人以魏旅入秦，繼踵取卿相。

曰：「聖

人者，范蔡乎？」

聖人豈范蔡之比。

若范蔡，其如聖何！」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

曰：「雜乎雜。」

數不純也。

人病以多知

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或曰：「述而不作，一玄何以作？」

揚子作太玄。

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

者，吾家之童烏乎？」

童烏揚子之子，傷其幼慧早夭。

九齡而與我玄文。

童烏九歲與揚子論玄文。

或曰：「玄何爲？」

曰：

「爲仁義。」曰：「孰爲不仁？孰爲不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純則巧，偽息，雜則義，邪生。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人存當爲文存。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

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

以衣裳喻上下之順。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

順其理也。

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惟德乎？

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

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也。

必我

知而爲之，光亦小矣。」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以身沒無名爲病。盍勢諸名卿，可幾也？」

勢，親也。名卿，執政者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勢以求名。

曰：「君子德名爲幾。」幾，期也。君子以有德期望得名。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螳埽，江河之與行潦，

非難也。」形影於外，視之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人神內藏，故難察也。嗚呼！能別似者爲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

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采取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愆語，過愆之語，君子所不出諸口也。

問明卷第六

或問明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諄，亂也。明其諄，猶言目迷五色。聰明其

至矣乎！見微在至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耳目雖有，不齊聾曠。敢問大聰明曰：「眩眩

乎，幽遠之貌。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聖人之道，高其目則瞻禮樂之原

。下其耳以詢
翫聽之言。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

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教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

不入室者，孟子疾之。不食實者，揚子疾之。華者美麗之賦，實者太支法言。

或謂仲尼事彌益，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諸，之也。勞之以病也。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

勞也；天病乎哉？四時行，百物生，天豈自以爲病乎。天樂天，聖樂聖。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

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臟並同。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

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諸火。」

或問人何尙？曰：「尙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尙？」曰：「昔乎，皋陶以其

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

雖多，亦何以爲盛哉？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

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

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爲者。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

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論伊吉人凶其吉，

居安思危，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惡積罪彰凶至。

辰乎？辰！歎時逝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謔言敗俗，謔好敗則，姑息

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風雷雖猛，不能動聾瞶，聖教雖明，不能化頑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治

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

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

君子非道德之謙不居。鳳鳥跼跼，匪堯之庭。」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利。

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

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時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

用明，越於也。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隱也。庸行翳路，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

也。衝，說文作衝，從竟得聲，即上文童蒙之童。不作童而作衝者，取上庸行翳路爲文，故從行作衝。衝即衝字，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人解此者殆矣。

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

楚人龔勝，得舍並著名節，清潔其志。蜀莊沈冥，蜀人莊，沈冥。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

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言舉而用之也。不亦寶

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不慕由，由，許夷伯夷矣。何甕欲之，由夷皆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好爲大言之，人言之。顧由無求於

世而已矣。允喆知審堯僮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累，負也。克，能也。自負其能也。積大言以相勝。巢

父洗耳，不亦宜乎？

果有此事，宜巢父聞而洗耳也。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靈場，鬼神之壇場，威，嚴也。言不能白晝恐人。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

諸實。

朱鳥翺翺，

朱鳥，燕也。翺翺，小飛也。

歸其肆矣。

肆，正也。歸得其正。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

來，時往則往者，朱鳥之謂與！」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然不憂其不合也。」

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

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

假，遠也。

邇也。

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偈焉。

數人皆好說邇近言，至於遠言遠義，

則而然而不視聽。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

先王之道滿門。

學先王之道者滿門，言其多也。

曰：「不得已也得。」

已則已矣。

不得已者，官有試策者也。

得已而巳者，寡哉！

夫以試策而後學者，爲官也。不爲試策而好學者，爲己也。爲己之學也內，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相去甚

遠，是以慨其少也。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

如與也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有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

說事者莫辯乎書，

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

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乎

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

春木之芟兮，援我手之鶉兮！聖人立言成人，如春木之初生，有似援手而進。雅純美之義。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

曰，「爭辯之聲。」聲。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也，是爲也。無以爲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察用聖道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無復誹謗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

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瓊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

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

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

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帶，大佩中佩，惡在老不老也！」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耶？」

疾夫學說繁多，故欲省約之也。

曰，「可約解科。」

言自可令省約，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拂乎正，沈而約者，君子弗聽也。」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己耳。」曰，侍君子而以博奕，猶自以爲賢，其人不肖可知。「侍君子者，賢於己乎？」

「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而不能虛受，如博者之自以爲賢，則反害之矣。侍君子者，晦斯光，窒斯通，亡斯

有，辱斯榮，敗斯成。虛心受教，乃爲有益。如之何賢於己也？」豈一侍君子，即可謂賢乎。

鷓明冲天，不在六翻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鷓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爲累耳。喻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官學小

說不能成大儒。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器不亡，道亡器不存。

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皇皇，歸矣。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悚懼。一時暫用，編至於此。魯不用真

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地，安得削？」

灑灑大廣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樓航。喻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也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不能濟也。

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化也。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或

曰：「焉用智？」智以解患救難，今有患難而不能解救，何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

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

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

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

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權其子，繼利，

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桑弘羊權利之時，天不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揚子貶權利，故以卜式之說爲正。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清吏治。平天下。曰：「譬諸琴瑟，鄭衛調，

俾使夔因用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鄭衛之聲淫，雖使夔用之，不足以合正聲，喻秦苛法，不足以致治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煖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煖。或曰：「炎

之以火，沃之以湯，煖亦煖矣。」秦焚書坑儒，陷之湯火之中，但恐太熱耳，此或人譏揚子之辭。曰：「煖哉！煖哉！時亦有寒

者矣。

謂如四皓之倫，隱居不出，未遭焚坑，斯皆清涼其身，不受秦火之燠。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

秦之有司，負

背負也。

秦之法度；

秦法已酷，吏又毒之。

秦之法度，

負聖人之法度。秦弘

也。

違天地

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五百卷第八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並生一時。處於一家。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孔子湯之後代也，距湯數百歲矣。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

歲千人，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知天地之化育，故能與天地參。

或問聖人有誦也。風也。乎？曰：『有。』曰：『焉誦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

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非誦如何？』曰：『衛靈公問陳，何以不

誦？』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信，伸也。言風身以求伸道，如屈道而伸身，雖與之天

下，亦所不爲。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

曰：於祿殖與！

昔者，齊魯有二臣，史失也。其名。以諸事君，不可則止，是爲大臣，史佚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

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一人。」魯二生因叔孫通議禮不合古制，故不赴召。曰：「若

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開，通也。跡，踪跡也。言通其踪跡於諸侯之庭。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

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距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

」曰：「知能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

逆其所順，彊其所劣，劣，不能也。言雖不能效法，必勉彊從之。捐其所能，捐，棄也。棄平時之所能。衝衝如也。改過遷善，勇決行之。非

天下之至，至，疑有脫字。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術

之，何所之。曰：「之後世君子。」許來。曰：「賈如是，不亦鈍乎？」如賈人蓄貨以遺後，則蓄道俟將來，是遲鈍也。曰：「衆

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

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

「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也。」政諫而不

用噫也者吾於觀庸邪？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虛者邪，蓋爲孔子之言。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

朝，孔子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

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

「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

無由至矣。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

分別之而後期，然事得簡易。已簡，已易焉？支焉？離焉？既簡既易，乃是混沌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而單。仲尼神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邱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

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調。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

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莫與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甘石申夫善觀天文。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晷，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揚子即借晷為推測之義，以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大。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尙志在乎禮義，大

人之事備矣。

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說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聖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鑿。瓏璽其聲

者其質玉乎。

玉之體雖其聲，亦猶君子清冷其德音。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矢，正也。肆，操也。

言可聞而

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周之人多行，

周人尚德義，得行其道。

秦之人多病。

秦任苛法，故人多病。

行有之也，病曼之也。

言人各修其行，雖若無益國家，而國

家有其人。曼無也。民既病，則國無興立，故曰曼之。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

安

秦之士也拘。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月之初生，光見於西。載，始也。魄，光也。所以喻周之人士。

既望則終魄於東。

光終於東，所以喻秦之人士。

其遡於

日乎。

遡，迎也。日，君象也。言一代人，士之得失，皆視其君轉移之。

彤弓盧矢，不爲有矣。

言國人既病苛法，雖有彤弓盧矢，不能勸功。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此矣。

前世指周，在

下指秦。執古御今之道如此。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夫見畏

與見侮，無不由己。

或問禮難以彊世。節文繁縟曰羅。據其便安曰彊。言禮至難事，羅可以彊世使行。曰：「難故彊世如夷侯，夷，踞也。踞，踞也。踞肆，踞，踞也。

蹄也。肆，放也。羈角之，羈，馬絆。角，牛角。言以牛馬相持也。哺果而啗之，啗，食也。以小兒相待。按羈角之，則食而弗愛；哺果而啗，則愛而弗敬，皆非禮也。皆不待彊求也。奚

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名，成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之成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

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弓實在撒格，人實在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

禮教之至也。川防溢，器範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川失防則溢，人失禮則亂患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

室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

莊揚，莊周揚朱蕩而不法，墨晏，墨翟晏嬰儉而廢禮，申韓，申不害韓非險而無化，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

而不信，好為迂怪之言，故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與天地合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

獸草木也。

先知卷第九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敢問先知曰：「不知。」神憚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故答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

忽。視忽，驟接於目也。渺綿作昞。渺綿，遠視也。昞，明也。言見近易，其遠難，所貴視遠惟明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

先一日者，未兆也。後一日者，已形也。求福於未兆易，救禍於已形難。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

矣。」立，定也。德成之謂立。其身正，故不令而行。

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曰：「思斂。」斂，厭也。或問思斂，曰：「昔在周公，征於東

方，四國是王。」王，正也。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內，納也。

執轅濤塗，其斂矣夫。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斂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斂？曰：「老

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恩。若汗汚人老，屈人孤，病者

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數。之謂，是謂也。

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

陶陶然之謂日新。」

或問民所勤。勞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

勤也。政，君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並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

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四人。質，而文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

歌於管弦，咏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垂後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擅，擅，專也。先王禮樂下

同流俗也。則吾無以見聖矣。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瑟有二十五柱以制絃之緩急。膠柱則不常爲緩急矣。曰：

「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固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卓。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或苦苦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則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綱，惡得一目而正諸？」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勳績也。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

玄駒之步，玄駒，虺蜥子也。步，降也。雉之晨雊也，鳴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言當順布生氣也。民可使

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刻木爲龍以求雨。曰，龍乎！龍乎！歎非真龍，真龍乃能致雨，明君乃能行道也。

或問政核，曰，「真僞。」用真說，遠僞僞。真僞則政核。能辨真僞，即用真不真，所真非僞不僞，所僞非

則政不核。是非顛倒，政必不成。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三令五風不再。制無二也。

聖人樂陶成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

聖人乎？言遁離者，非聖人也。雖之不才，其卵鰓矣。鰓，不爭也。君子不才，其民野矣。

或問曰：「載假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

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剋。」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剋奏也。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坏。甄，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龍之

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

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不及則未，不及中，未盛明。過

則昃。昃，明盡言昏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十取其一。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貉，寡乎十一大貉小貉。井田之

田，田也。八家同井，治田正法。肉刑之刑，刑也。肉刑三千，用刑正法。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

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

法制無限，則僭亂興，奢靡生，不至民窮財盡不止也。

爲國不廸

正也

其法，而望其效

功效

譬諸算乎！

算者不用籌策，不能定其數，爲國循正法，不能致其治。

重黎卷第十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暲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羲

近和。」羲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有羲和之官。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

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終始之書，論終始之運，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為天地一週。曰：「託也。」言偽託也。昔者妣氏治水土，而

巫步多禹。禹，妣氏。因治水病足，至兩足不能相過，俗巫效之，名曰禹步。扁鵲，盧人也。太山盧人。而醫多盧。俗醫動稱盧扁，以相欺詐。夫欲

讎偽者，必假真。讎，讐也。言當其身欲作偽，必假託於古人之真。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落下閎為漢武帝營造渾天儀。鮮于妄人度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象之，

耿壽昌為宣帝考象之官。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言談天者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蓋天之圖。曰：「蓋哉！蓋

哉！應難未幾也！」徒以應人詰難，而未近理。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曼云，不說也。子不語怪力

亂神

或問子胥伍種文種蠡范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

德；謀越諫齊不式，用不能去卒眼之。子胥死，以其眼置城門。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誅

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邵美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

此一舉最爲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

先亡矣。」

或問六國並，並，合縱也。其已久矣，一病一瘳，時強時弱，不能持久。迄始皇三載而滅。咸皆屬於秦。時激，地

保，人事乎？問秦之所以並六國者，時爲之，抑地爲之，或人事爲之乎。激，相迫促也。保，保而有之也。曰：「具。」皆請問事。曰：「孝公以下，

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此人專保。請問。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

梁采，食稅也。北鹵涇垠，鹵，取鹽也。便則申，否則蟠，屈也。保也。『激曰：『始皇方也。』斧將相方

刀六國方木，將相六國將相。方肉激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諸侯。卒吞天下，周赧王。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

男也庸，用節，以其節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

襄文宣靈其兆也。秦之僭禮，始於四公，由來已久。昔者襄公僭西時，止也，言神鄉之所依止也。而祭白帝，而文宣

靈宗，尊也。鄭文公起也。密宣公起也。上下，靈公起上下時。用事四帝，而文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

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

或問嬴政，秦始皇名。二十六載天下擅，禪也。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

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二者皆然。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流

也。等列也。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為嬴秦姓。弱姬周姓。卒之屏營，畏懼無歸之貌。嬴擅其政，

天下擅秦；秦失其猷，也。謀也。罷侯置守；守失其微，也。明也。天下孤嘒，也。乖也。項氏暴彊，改宰侯

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剡業山南，也。巴蜀也。發迹三秦，也。雍梁也。追項山東，天下

擅漢；天也。『人？』問人。曰：『兼才尙權，右計左數，動讓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威。』天運將轉，必待人事。人不因天，其威不立。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信如其言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也。屈，盡也。楚傲

羣策，而自屈其力；也。傲，惡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也。典，主也。秦縊霸上，子嬰縊於霸上。楚分江西，霸王分虜於烏江。興廢何速

乎？曰：『天胙_{也。福之也。}光德，而隕_{也。顯也。}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

懿；故天胙之，以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饜國久長，若秦楚，彊

閱震撲，劫也。胎藉三正，毀絕三王之正道。播其虐於黎苗，肆虐於民。子弟且欲喪之，陰指王也。況於民

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

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或問義帝初矯，立劉龕南陽，高祖取南陽。項救河北，三方分崩，一離一合，彼此不暇兼顧。設秦

得人，如何？曰：「人無爲也。」秦也，喪其靈久矣。」積仁爲靈。喪靈，積惡也。

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勿，忽也。或曰：「勿則無名，」奄忽故無名。

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

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

問而不達，可謂曲矣。機，機時筵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

或問茅焦歷干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經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干犯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

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烹之，蔡生勸項羽都咸陽，不聽，又烹之。其者或未辯與辯。能言曰曰：「

生捨其「木侯」，生譏項羽沐猴而冠，怒烹之。而謂人「木侯」，烹不亦宜乎！焦逆許而順守之，

雖辯，劇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為善辯矣，然劇擦虎牙，亦危矣哉。劇，磨也。

或問甘羅甘茂之孫之悟，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燕，與燕伐趙，唐不肯行，時甘羅為呂不韋客，說唐使行。張辟強張良之子之覺，平勃說

皆以十二齡二人年皆十二。戊良乎？以其年幼，疑為家教。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言彼自有其才，不

平周勃權歸諸呂。由父祖也。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

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若辯人，則幾矣。」幾，危也。小百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

或問蒯通抵也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令左漢右楚，鼎足而立，不聽，伴狂而走。曰：「方遭信閉，如其抵。」

「信方忠於高祖，若門戶之閉，無隙可抵也。」曰：「蟻蟻隙也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蟻，同況拊

鍵乎？」小人何隙而投，已不得比君子之循禮，況重閉而擊其鍵鑰，則尤不自量也。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

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何如曰：「始六之詔，擁少

帝之微，擢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

后，光心知之，而不討賊。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

也。伸也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曰：

「罪不孥，宮不女，宮人不使爲老女，出嫁之。館不新，陵不墳。」葬於霸陽，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陳餘張曰：『光初。』有始無終。寶灌。問寶嬰及灌夫何如。曰：『凶終。』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請舉人以証之。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

擊穆公之側。』擊，謂穿塚也。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也。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惟忍辱者能之，明哲保身者不為。或曰：『當

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

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寬而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尚韋

玄。漢丞相賢之少子，賢覺，玄當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樂布為

漢高祖誅梁王，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獻之。朱家之不德。朱家救季布，解其厄，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見布。直不疑之不校。直不疑常為郎，三人

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之通使。韓安國為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

往長安，因長安公主以解王事。

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舉，對曰六匹。」金將軍之謹，金儼爲人謹，日不忤

視數十
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謹慎。丙大夫之不伐善，丙吉宣帝少時以平糴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

至御史大夫，乳母逆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

匈奴。田祁連之濫帥，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到質淫婦人也。韓馮翊之愬蕭，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陳橫爲姦，而焚其廩。趙

京兆之犯魏，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傅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

或問持滿曰，「扼。」扼，欽器，在蒼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之。

楊王孫保葬以矯世，武帝時人，好黃老之學，將死，令其子曰，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曰，「矯世以禮，保乎，

如矯世，則葛溝尙矣。」古無葬埋之禮，惟囊尸以葛，投之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尙爲之。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淵騫卷第十一

或問淵淵顏騫騫閔子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

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力？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力邪？」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

其庶乎！」

魯仲連傷傷同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傷。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罾，幾矣哉！」

烏罾謂之罾，猶人之繯纆。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誓龜。

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筮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

爲誓龜者，有爲有行，動而問焉。

周之順赧，

順，僭之借字。順謂僭。赧，謂赧王也。

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

殺函也。

而東并。

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與？曰：「羊狼一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

塹，溝也。堙山，開溝於山。堙，塞也。堙谷，填沒其谷也。

起臨洮，

擊

當爲磔，盡也。

遼水，力不足，

民力不繼。

而死有餘，

死者甚多。

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

之義。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出千金以助秦王，子楚立，不韋爲相。

曰：「誰謂不韋智者與？」

國易宗。

封文信侯，食十萬戶，其後飲醢死，宗族流竄。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

不以其道，非盜而何。穿窬也者，吾見擔

石矣，未見雒陽也。」

雒陽不韋所國地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是之謂大盜。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

坑趙卒四十萬。

蚩尤之亂，不過於此

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

問王翳何如。

曰：「始皇方獵六國，

而翦牙歟。」

咀嚙用牙，言其酷也。歟者絕語歎聲。

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

之劇也，焉可謂之義也？」

問聶政何如。

「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

俠累韓相名。

曼面爲姊，

累後，自破其面而死，恐貽禍其姊。

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問荆軻何如。

「爲丹奉於期之首，燕

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或問儀秦

張儀蘇秦。

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

「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設言讀孔子之書，而行儀秦之辯。曰：「甚

矣，鳳鳴而鷲翰也！」鷲，惡鳥也。言不相稱。然則子貢不為與？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存魯。曰：「亂而不解，

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己。」儀不蹈秦。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亂，隱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言辭：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

佗臣漢，作新語。執正：王陵。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申屠嘉。收依幸鄧通。折節：周昌汲黯。皆善直諫。守儒：轅固申公。

此二人守正，不屬於道。災異：董相。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勝灌樊酈曰：「俠介。」此四人皆如此。叔孫通曰：「槩

人也。」見事敏疾。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

哉！角而翼者也。」貨殖曰：「蚊。」如蚊吮血。曰：「揚子又。」血國。血食之國。三千，使捋蔬飲水，

褐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佞幸曰：「不料而已。」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悟，內明奇謀，外無違悟。絳侯勃

之果，誅諸呂，立文帝。霍將軍之勇，處廢與，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此二人誰近聖道。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

「利去安身。」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不阿於意。雋京兆之見，雋不疑見，事明決。尹扶風之

繫，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誅勦豪強，不避權貴。斯近世名卿矣。」將名將。曰：「若條侯之

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問古之名將。曰：「鼓之

以道德，征同之以仁義，鼓動鉅靜，猶言動以道德，靜以仁義也。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也美使，其劣諸！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純，全也。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辭意淺薄。或曰，

「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言不類於古之隱者。或曰，「隱道

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

也。談言所以解紛。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名陸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

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東方生疑未及此。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

諧不窮，正諫穢德。遇事直言，不矜小節。應諧似優，寬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

名曰，「詼達惡比。」曰，曰又「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尙容，首陽爲拙，柱

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柳下

惠非朝隱者與？此問發於東方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誦。

或問子蜀人也，請也。

謂

人曰有李仲元者，

言來謂之人道及人李仲元而聞其名。

人也。其爲人也柰何？曰：「

不屈其志，不累其身。」曰：「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曰：

「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

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二人取舍相同，其名之彰不待仲尼也。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

華藻，光明也。言星雖光明，不屬於天，不能自顯其光。曰：「若是，則曷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

者，天也。子欲自高耶？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

行者，穆如也。鄆也，聞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敬畏。或

曰：「育賁。」育賁，孟賁亦使人畏。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條。曰：「非正

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

也。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懼焉。

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卷第十二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彌中而彪外也。』
也。彌，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

辭外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或問航不漿，衝不齋，有諸？
樓航不可把酒漿，衝車不可盛醴。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

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
航衝之器械，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允，信也。蹈，踐也。或曰：『子

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

或曰：『孫卿卿，荀非數家之書，悅也。』
也。可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孫卿與，

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騂白粹純色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

全其德。』借牛之純，以喻君子之治學。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或曰：『仲尼之術，周周而不泰，適用也。言大而不用之，猶牛鼠也。』牛鼠以

鼠，鼠逸而牛未知，雖大無益。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江淮河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他人之道者，

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

淮南說之用，不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淮南鮮取焉爾。

以爲浮辭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

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

曰，巫鼓之盛，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寄託誕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果：誠實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渝。」
。聖人之書，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

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

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以妙外往。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

變乎？
「所以應聖方改。」

或曰：「聖人自恣欲，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睹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

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前有阻礙，不可徑行，故必迂迴而後通。

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君子好人之好，言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不知己過。而忘人之好。物不好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

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

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

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言小變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

「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苟退則慕，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者，莊子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或不喻故問。曰，「作此者，

其有懼乎？」懼，懼世患。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囂，囂也。言果如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之

說，則聖人養生送死之節，窮盡之用，盡屬虛妄矣。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是即哲學。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僞能，是為科學。人必

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此中言不可放棄人事，又凡事莫不先求諸己。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

愛諸；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此解體羅世患之感，言人不常置身世於度外。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

聖人之道，本乎仁禮，踐之在我，即非虛寫。未有不自敬愛，而人愛敬之者也。置死生富貴貧賤於度外，則必不自愛敬，安得不羅世患乎。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

仁。』物性之壽，其實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此揚子之言也。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

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

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

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間也。」言惟問忠孝之事。忠臣

孝子，惶乎不惶？」也。惶，暇也。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言以德益壽。曰：「回、牛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

「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得。」德當爲爾。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曰：「殘賊或

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此說亦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

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

孝至卷第十三

孝至矣乎！

騰欲言其美，所以嘆其至。

一言而該，

該，備也。能事故百行備。

聖人不加焉。

加，尚也。

父母子之天地與！

萬物託天地而生，人託父母而生，故父母爲人子天地。

無天何生？無地何形？

天地裕於萬物乎？

萬物裕於天地乎？

裕，足也。萬物取足於天地。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也。天地固不取足於天地也。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

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不可得而久矣，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

祭，嚴齋敬，孝子之事。齋，儒家之祭，有宗設性質。

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也。

屬，凝斂生人之志意。

合之冥漠也。荒，遠也。絕，隔絕也。亡形復存，荒絕復屬，祭如在之義。

故於孝子之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

方祭之時，不接賓客。

人而不祭，豺獺乎！

月令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知祭其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

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

舜子也。

必不得父子兩美，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

子有含菽縑絮而致滋。

甚也。美其親，美其衣食。

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

衣書，

假儒者之衣及書。

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或曰：『何以處僞？』

處，區別也。曰：

『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

乎！爲名之名，其次也。』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禹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何？』

『曰：『亦勛之而已。』

勉也。庫也。

下則秦儀。

蘇秦儀。

張儀鞅。

商鞅斯。

亦忠嘉矣。』

堯舜之道皇

美

兮，夏殷商之道將

大

兮，而以延其光兮。

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或曰：『何謂也？』

『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

言堯舜三代之君，常在人心也。

或曰：『食如蠶，

言精細也。

衣如華，

服文彩也。

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

曰：『由其

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印綬之徽者。亦泰矣。

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

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蠶，謂

和也。舜能和其頑父蠶母。

讓萬國，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德，知鬼神情狀。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

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禛。」若，順也。禛，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而

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

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亞，次也。言聖人不得天變而修省。故常修德者，

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天道所以得長

養之道者，爲資生斯民也。

斯民之得，一人也。民所以得全資生者，在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

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或謂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

穎則實結，人樂道則德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

或言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重治也。齊桓之時，緼亂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也。懷，至也。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

可謂允懷矣！世鮮焉。

荒荒盛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蠹廸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獫狁，未至也。

或曰：「訥訥北夷，被我純繪纁，畫帶我金金犀，劍珍膳寧安，餽餽不亦亨乎？」

言禮遇匈奴之太過。曰：「昔在高祖高文帝文武帝帝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

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亨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衣鳥獸皮毛之夷人。郡窮勞王

師，漢家不爲也。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叛，賈捐之以爲棄之不足惜，乃罷郡。否則介鱗易我衣

裳。否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飛文

也晏和也。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日一日，猶日日也。考載曰功。考，成也。載，錄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

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人事也。君逸臣勞，天爲君，四時行，萬物生，何勞之有。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

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術。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此揚子箴規王莽之言。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揚子所

以玄妙也。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

之，輿服以表之，復其并刑，勉人役，唐矣夫！揚子蓋以伊尹周公屬王莽，而不許其爲唐虞也。故品謏漢興以來，將相名臣，以及王莽皆極言漢德之盛，又謂

漢運方隆，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則漢祚方半也，所以陽規王莽之不可尊位。此揚子之微旨也。

